

论晏殊词中的自我剖析与生命感悟

何映芳

抚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江西 抚州 344000

[摘要]晏殊作为北宋初期著名的“诗词宰相”，以其个人声望和地位，带动北宋初期词坛发展，开宋词婉约之先声，亦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其词作代表《珠玉词》流传后世。纵观晏殊的词作，无论祝寿酬唱还是儿女艳情亦或离愁别恨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其人感伤之中流露出的闲雅旷达，体会其对生命的思考和忧虑。以他之地位为何会有这些生命之忧虑与哲理之沉思？当与晏殊所处的时代、他本身的经历以及诗词创作密切相关。本篇主要从《珠玉词》对晏殊的自我剖析与生命感悟进行论述，以更加全面的视角了解晏殊词中内涵以及为后世带来的意义。

[关键词]晏殊；自我剖析；生命感悟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3.168

前言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以词著称于文坛，有“宰相词人”之称。后代学者对其词作代表《珠玉词》评价褒贬不一，主要对其宴请祝寿词颇有微词，但细品其词作，不难体会他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思考与忧虑。晏殊一生仕途顺畅，并未经历过大大波浪，亦有“太平宰相”之称，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词人或诗人写过感叹时光已逝，对于生命感悟的各类作品，但这些感叹在他笔下是情深言浅，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和忧虑。这些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生平富贵，及时行乐之风盛行，空虚无所作为之感跃然纸上；也与其诗词创作有关，因工于言情，婉约蕴藉，字里行间中流露出一种不能自己的真情与哀思，表现出晏殊对于时代生命的感悟。本文主要从《珠玉词》出发，论晏殊词中对于自我剖析与生命感悟。

一、晏殊所处时代与经历

晏殊天资聪敏，5岁能诗，7岁属文，有“神童”之称。14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他的词今存130余首，风格上既吸收《花间》（温庭筠）、（韦庄）的格调，也深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他一生显贵，尤其善于写旖旎风光，欢愉情趣，但他的作品并不单纯如此，而孕育着深厚的悲感之感。如他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人的意志所不能挽回的情景，即使只是个人一时的无名的悲感，也蕴含着人类永恒而无可奈何的悲感，由此而感到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无可逃避的命运。^[1]

晏殊自己的仕途道路显得相当顺畅，被皇帝破格提携，任命他为右左迁宰相，又赶上仁宗皇帝休养生息时期的改革政策的实施。因为他一生政务经历并不多且也刚好身处太平盛世，所以他人便称誉他是“太平宰相”了。优越富足的思想政治物质环境这才使得在他的晚年所有的诗歌作品选集中里都感受到了“富贵之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晏殊在写词过程中或者词中表达的在这富丽与华贵并存的表象之下，又为何常被用来抒发作者自己内心对人生无常、生命如此短暂的无尽感伤。身为中国当代政坛之翘楚和“文坛领

袖”的晏殊，为什么在他的晚年写的那些词赋文章中却也都或多或少流露出词人这种或忧生或忧死之类的无限感伤心情的呢？然而这种对人类个体生命乃至死亡问题的深切忧虑之感也并不是那种超然游离于客观政治现实世界之外的一种单纯个人感受，联系上当时的晏殊以及词人本身所生活处的大时代氛围以及通过回顾他个人后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生平经历，我们又能在更进一步中深入清晰理解当时晏殊词风中一种关于人死亡问题深沉忧虑的成因。北宋社会稳定后，对台谏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完善，朝廷百官和士大夫文人们作为这种政治制度主要制衡对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官员如履薄冰，晏殊也是其中之一。反映在其诗词创作中隐约流露出来对自身现实以及生命的忧虑和感伤，而面对这些忧虑、感伤，他只能从自身反思，是对当时政治矛盾的逃避，也是对社会现状的无力。他身处富贵，名声显赫，得益于时代得益于朝廷，然其基于文人的自觉，对于政治、社会的忧虑不能直面披露，转而通过对生命的忧虑与反思婉转表达，自照心间。

二、生命意识

人生短暂，虽然多少人努力以求得生存，但总归要发现死亡是最终结果，人生每前进一步都在无限地接近于死亡。死亡也是专属于我们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宿命，我们永远不能以得到多少权利可以来主宰选择生，同样，也永远无法通过权利来主宰我们选择死。人生不易，死亡却也往往很容易实现。晏殊官运攀升至宰相后，事业圆满，生活幸福，声望远播。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创业型人士，最终也免不了一步步地走向一个生命中的辉煌陨落，甚而会是无奈、纠结。^[2]

晏殊感情丰富，至情至性又善于观察周围事物，抒情中又带有思考，在享受自身富贵生活中亦能体会平常人有的喜怒哀乐，他的眼睛是敏锐的，他的创作是感性的，他的思想又带着理性的光辉。“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日月穿梭，逝者如斯，岁月如流，今朝相聚又要分别，却无可奈何。“满目山河空自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举目四望，人生茫茫，观落花风雨更觉伤情，踌躇徘徊，不

如及时行乐，“怜取眼前人”。这是词人在面对时光之逝、人生之离、万物之凋敝内心的徘徊与思量，对人生离别的伤感和对生命飘零的忧虑。

时间就是那么如此的短暂美好，让很多人常常陷入迷惘彷徨与无奈叹息，岁月就是这般的脆弱短暂，生命就是那般的短暂精彩而美妙却又也终将会让我们赞美歌颂。翻开《珠玉词》，景有情，物亦有情，景之变化，物之变迁如人生之无常，变化之莫测。人生易老，光阴易逝、生命脆弱，自有离别之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离愁难以排遣，独上高楼，放眼天涯海角，路途迢迢，无奈山长水阔，不知人在何处？以景见人，缘情造境，令人感受无限的哀思和郁闷。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月转星移，如人生际遇、如生死规律，自有起伏跌宕，无法改变。“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光阴如流水，匆匆流逝，即便身居高位又如何，亦如普通人一样束手无策，抓不住流年，掩不住伤情。也正是词人对事物之感知，对自身之剖析才让这种对生命的忧患蕴于词中，如茫然之迷雾，遇光消散，得见真理。

三、诗词分析

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谒金门》）晏殊通过描述那些自然界生命历程中似乎永恒不变的日月星辰或者是河流山川湖泊等现象作为的一种创作和意象，以亘古不变之事物反思生命之渺小，衬托个体生命的生离死别。自然之美景注定将会永远停驻这人间，可是一些人却也注定了会变的衰老，有些自然美景虽然让我们想去珍惜，可为何又偏偏转瞬即逝。在《浣溪沙》中就表现了这一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就在景色永存与生命的易逝之间，引起了出了词人的一种对生命永恒的思考。无可奈何想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花开之时也总会有花落，人活着就总会渐渐走向衰老，于是他说：“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对于景的描写，眼前景与故人景的差别，都是时光所留下的痕迹，即使是万年不变的河流山川也在岁月的磨练中，缓慢改变自己的模样，只是在人类短暂的生命中，不能直接感官感受不变与变化之间的魅力与区别，人类终究无法抵抗衰老和死亡，更显得词人的孤独寂寞以及对长生的渴望。其实，透过词人的创作，反过来思考，虽生命有尽头，但感情无尽头，若真长生不老，其孤独寂寞岂不更甚，离愁忧思岂不更多？最后趋于麻木，人生亦有何趣？

晏殊的《珠玉词》之中有大量的祝寿、酬唱之类的词篇，虽然内容狭窄，格调不高，缺乏对于真实社会内容的描写，也少美的意境之创作，语言苍白无力，显得有些平庸而浅俗，但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在如今这片欢乐祥和与喜庆和谐共存的祝贺氛围中，词人对于表达自己真实生命情感经历中的真实人生感悟，即便有些人生如梦、及时行

乐、悲观伤感、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但也同时可以看出词人直抒人间真情，显得情亲而其意调婉，境之谐美而风格韵高。词人在这类词的创作中较多的是流露真情，我们不能简单把这些词理解为晏殊为阿谀奉承或是粉饰太平而作，更应该看到词作中展现出当时官场的常态以及他本人那种闲适心情，在此之下掩盖的官场暗涌以及对人生的哲思。生命的本身那么崇高美好，万事万物亦如此可爱，而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一种本能，对生命长存、人类长生的希冀也不过是渴望留住美好、快乐的一种表达，也正是这一点使词人在祝寿词中表达无限欢庆长生的喜悦心情的同时留下了一层淡淡的悲伤色彩。^[3]这些寿词中似乎或多或少清晰准确地传达出在晏殊心中的那种对未来人类的死亡及其命运的一种强烈的忧虑，可以说，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未来人类对死亡与命运之忧虑也许是促成这些祝寿词作品最终能够得以成功产生影响的最深层文化原因。在《珠玉词》中，晏殊所写的祝寿词足足有四十多首，占据了总数的三成，词人是如何在祝寿那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在词中夹杂着对于生命的感叹与惋惜，表现在词中的各种对于生命的渴望、对于死亡的恐惧不断在词中心中荡漾，由此可以说寿词中表现了晏殊对于生命的内涵。晏殊利用欢乐的基调引出了词中的悲伤，生日是人生命的印记，每一年都有印记标注，同时也连接了与死亡的距离，在每个印记中感悟我们的成长、成熟乃至衰老。

四、结语

在这如此一个浩瀚无穷宇宙面前，人个体的短暂生命渺微如沧海之一粟，死亡也许仅仅是我们乃至每个普通人生命的最终宿命。自然而然，人身上就会开始产生强烈的渴望：能够延长我们自己这短暂的生命，渴望着一种长生。晏殊就是要把我们这种追求短暂的生命意识通过他对自我的剖析，对他人以及事物的描绘中加以表达并体现，用祝寿、酬唱这种热闹欢乐、祥和喜庆的生日祝寿大场面去表达着我们的渴望。细读品味分析晏殊的词，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词人本身的那种主观的内心世界，既有一种对属于自己和当下人的生命欢乐以及对于当下人生命的极度珍视，又有留恋强烈渴望延长生命的意识。这种精神的珍视感与这种强烈心理需求，其实本身也反映出晏殊对人类个体的死亡带来的某种近乎本能的恐惧感和他对于人类个体的生存及其幸福感的极为强烈的内在渴望感的外显。

参考文献

- [1] 朱朝红. 论晏殊词中的生命忧虑及成因[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8(02): 44-46.
- [2] 钟嘉怡, 刘俏含. 论晏殊词的闲雅和闲愁[J]. 青春岁月, 2018.
- [3] 刘娟, 张喜贵. 论晏殊词中的感伤情怀[J]. 名作欣赏: 学术版(下旬), 2017(11): 2.